



风铃

FENGLING

投稿邮箱: lybdx1862@163.com



往事情怀

雨天的胶靴

文/罗依衣

我童年的雨天,是墨绿色的。

那种绿,是解放牌胶靴的颜色。每年入夏之前,母亲都会带我去镇上,买一双新的胶靴。柜台后面的阿姨拿出几双让我试穿,我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,两只脚像塞进了两只小船,走起路来“啪嗒啪嗒”响。母亲蹲下来,用手按按鞋头,看看有没有顶脚,然后说:“买大一号吧,明年还能穿。”于是我就穿着那双大一码的胶靴,在新铺的柏油路上踢踢踏踏地走回家,脚在里面晃荡,像划桨一样。

那时的雨,似乎比现在下得多,也下得大。老家门前那条土路,一下雨就变成了泥浆河,行人没法走,单车没法骑。但有了胶靴,这一切都不成问题了。雨刚一停,我就迫不及待地换上胶靴,冲出门去。那时候最快乐的事,就是在积水坑里蹦来蹦去。胶靴踩在浑黄的水洼里,溅起的水花能飞到半人高。靴底是厚厚的橡胶,有深深的花纹,踩在泥地里“叽咕叽咕”响,拔出来的时候,脚上要用点力,好像靴子被大地吸住了一样。

邻居家的孩子也都穿着胶靴,五颜六色的——红的、蓝的、军绿的——聚在一起,像一群水鸟站在沼泽里。我们比赛谁踩的水花大,谁先跑到对面的小卖部,谁的胶靴最干净。说是干净,其实没一个人的靴子是干净的,全都沾满了泥点子,干了之后结成灰白的泥斑,一块一块的,像豹子的花纹。

胶靴的缺点也很明显。不透气,脚在里面捂久了,脱出来的时候,袜子都是湿的,脚掌被泡得发白起皱。更糟的是,如果靴筒里灌进了水,那简直是一场灾难。有一次我踩进了一个深水坑,水一下子灌进了靴筒,整只脚像掉进了冰窖。我不敢告诉母亲,就那样忍着走了一下午,回家脱了靴子,脚趾头都被泡成了干枣的颜色。母亲看见了,又气又心疼,把胶靴倒挂在门前的铁丝上,里面的水“嘀嗒嘀嗒”流了一地,流了好半天才流干。

上了中学,学校在镇上,路也修成了水泥路,我再也不需要穿胶靴了。那双穿了三年的大号胶靴被放在院子角落里,积满了灰尘。有一年夏天,母亲把它洗干净了,送给了老家来走亲戚的表弟。表弟穿着它,在院子里踩水玩,那熟悉的“啪嗒啪嗒”声又响了起来。我坐在屋门口看着,忽然有些恍惚。那个在水坑里蹦跳的孩子,明明是我,可怎么又不像我呢?

现在,城市的孩子大概没见过胶靴了。他们下雨天穿的是时髦的雨靴,有卡通图案的,有亮晶晶的,鞋底是平的,踩在水里无声无息。他们也不会雨后的积水坑里蹦跳,因为家长会说“脏”,说“危险”。他们的雨天,是在窗玻璃后面看出去的,隔着干净明亮的玻璃,雨水是一条条直线滑下来,没有泥泞,没有水花,也没有那种“叽咕叽咕”的声响。

前天夜里下了场大雨,早晨起来路面湿漉漉的。我走到小区门口,看见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,穿着明黄色的连体雨衣和蓝色雨靴,挣脱了奶奶的手,跑向一个浅浅的水洼。他用力踩下去,水花溅起来,他“咯咯”地笑,笑得前仰后合。他的奶奶站在旁边,没有阻止他,只是笑眯眯地看着。

我站在远处,看了很久。那水花溅起来的样子,那么熟悉,又那么遥远。我忽然很想找回那双墨绿色的胶靴,再踩一次水坑。可我知道,那个穿胶靴的孩子,已经走得太远了,远到泥泞的路都变成了柏油路,远到每一个水坑都消失了。

只有雨还在下,每年夏天,准时地,劈头盖脸地。只是那个在水里扑腾的孩子,换了一茬又一茬。



文苑心语

月,照亮梦……

文/郭海燕

晚上,开了窗,朝楼下看去。四楼的位置,在小城不算高,亦不算低。远处,街灯霓虹,还有一枚很大的月亮,亮堂堂的,在远处的楼顶晃啊晃。那一刻,整个人,都泡在如水的月光里,连着暗处的影子一起,潋滟漪漪。

生活在月光下,是乡人的日常。月上柳梢头,披着星辉,扛着锄头,一路从田里回家去。月,不仅仅是照明,更是内心的抚慰。结束一白日的忙碌,此刻,麦子、玉米、稻谷……都在“滋滋”吮吮着养料,亮晶晶的生长着。无数的根须,向着温润的泥土深处,一层层扎进,挨挨挤挤的叶片,沾着夜露,泛着银光,一寸寸地向上舒展。月亮地里,农人的心里还有一个冉冉升起的月:又是一个丰收年!

有月的夜晚,就是有希望的夜晚,即便再黑暗,还有一抹光亮,照亮前路,照亮万物。

林清玄曾说:“每一种月光下的事物都有了光明,真是好!”与阳光如火的热烈不同,月光似水,人的心也在如水月色中沉静下来,在月光下行走,是给心灵来一场SPA。

我偏爱月。晚风轻拂,静静地站在月光之下,放空思绪,像一株安静的草木,在夜色里慢慢沉静、慢慢舒展。月亮像一朵盛开在夜晚的白牡丹,又大又亮。山川、街巷、草木、屋舍,都披满白花瓣的月光。心底的馨香,亦跟着月光一起流淌,一缕又一缕,实在动人。

记得有一首歌这样唱:“城里的月光,把梦照亮”,歌朗朗上口,哼唱了一遍又一遍,转念一想,为啥是城里的月光呢?月光,该是无处不在啊!它见过长安城里意气风发的李白,也见过乡野“采菊东篱下”的陶渊明,不止城里的月光有梦,山里,田里,河里,院子里……都有梦。

遥想儿时,跟着祖母在乡下,入夜,深蓝的天幕上,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。彼时彼刻,月光像熬得温润的蜜浆,轻轻泼洒下来,把人的四肢笼上一层薄薄的光。周围是数不清的萤火虫,星星点点,晚风卷起稻禾的清香,慢悠悠擦过肩头,让浸满月色的清凉,熨帖白日忙碌的身体,安神又静心。

有时,安静的力量,远远大于热烈和喧哗。

想必,好多人的内心深处,都住着一个村庄,就像手机里存着亲人的号码,单单只是拿在手上,看一看,就觉得温暖。那暖暖的记忆河流上,必有诗与美,必有月色交融,那是另一种生命的欢腾。

月亮升起来,我听见农人在说话。“今年多种了二亩地。”“把你能的,知道你儿子考了大学!”“看这稻子,美的,像金子似的黄。”那些走出去的农家子弟,一个个,带着朴素的期许,都溶在清清的月色里,在每一个寂静的夜晚,悄悄生长,静静圆满。

一轮明月,朗朗高悬,铺满阡陌田畴,也照亮寻常人家的烟火与梦想。